

# 裁军谈判会议

Chinese

---

## 第一五七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中欧夏令时 202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通过视频会议举行

主席： 尤里·博里索夫·斯特克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570 次全体会议开始。

尊敬的同事们，正如上周宣布的那样，我今天上午打算继续议程项目 1 专题讨论的发言者名单。名单上的发言者全部发言后，我们将进入今天关于裁谈会议程项目 2 的专题讨论。名单上第一位要就议程项目 1 进行专题讨论的发言者是尊敬的中国代表陈正阳先生。

陈正洋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作为裁谈会的核心议题之一，议题一，“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涵盖诸多方面具体问题。上周，两位受邀嘉宾主要就核裁军核查问题进行了介绍。我也愿在这一议题下，就这一具体问题谈谈中方看法。

主席先生，有效核查是最终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重要保障。现有相关国际条约中的核查规定在确保缔约方遵守核裁军及《核不扩散条约》义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与核裁军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书，也应根据其具体内容，由缔约方制定相应核查机制。

中方认为，在讨论核裁军核查问题过程中，应遵循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平衡性原则：核裁军核查必须平衡处理可信度和敏感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二是防扩散原则：核裁军核查安排应充分考虑敏感信息泄露风险，采取严格防范措施，避免导致核扩散。三是循序渐进原则：有关讨论应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循序渐进加以推进，避免一蹴而就。

需要特别指出，具体核查措施应该也只能与相应的核裁军条约配套。必须由有关条约的谈判方，根据条约性质、内容和本国实际情况，通过谈判达成。建立普遍适用的统一核查模板，既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先制定核查机制，再谈判核裁军条约的设想，本末倒置，也是行不通的。

主席先生，美俄作为拥有最大核武库的两个核超级大国，应继续以可核查、不可逆方式大幅实质性削减核武库。它们在核查技术和经验方面的长期探索与实践，为核裁军核查国际讨论提供重要借鉴。

然而，美俄双边核查措施不可能照搬到其他领域。核查具体措施必须经所有谈判方协商一致，谈判达成并实施。避免因技术能力、客观差异而导致的歧视性。确保核查以公平合理、现实可行的方式开展。

在开展核裁军核查问题讨论时，还应充分考虑新兴科技迅猛发展对核查构成的新挑战以及提供的新机遇，并平衡推进核裁军核查能力建设等问题。

主席先生，当前，国际社会围绕核裁军核查问题开展了有关讨论，也形成了一些不同机制。这有助于增强核武器国家之间以及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也体现出国际社会对核裁军核查的关注。

中方认为，联合国应在核裁军核查国际讨论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确保有关国际讨论权威性、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今年，新一届联合国核裁军核查政府专家组即将在日内瓦开启正式工作。中方提名的专家将继续为专家组讨论做出积极贡献。裁谈会关于核裁军议题的实质性讨论也宜与联合国政府专家组等机制的工作相协调，从而使得联合国框架内有关工作能够顺利有序开展。

核裁军核查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议题，讨论过程也必然会遇到众多已知或未知的困难。中方将继续开展核裁军核查技术研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合作，愿同各国同事一道，共同为推进核裁军核查国际讨论发挥建设性作用。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感谢尊敬的中国代表，现在我请下一位发言者尊敬的印度尼西亚代表英德拉·罗桑德里先生发言。

**罗桑德里先生(印度尼西亚)：**感谢今天有机会就议程项目 1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发表我国代表团的声明。印度尼西亚赞同伊拉克在上次会议上所作的 21 国集团一般性发言，我们还愿以我国的身份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补充意见。

主席先生，我们认为，彻底消除核武器是避免全球灾难的唯一绝对保证。印度尼西亚继续认为核裁军是最高优先事项，并重申《核不扩散条约》的每一条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对所有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因此，印度尼西亚再次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毫不拖延地妥善履行《条约》规定的早就应该履行的义务和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上以协商一致方式商定的承诺，并避免采取任何有损《条约》目标即彻底消除核武器和防止核军备竞赛的行动。

在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之前，印度尼西亚重申，作为一个高度优先事项，急需缔结一项普遍适用的、不附带任何条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从而有效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取得切实进展，并随时准备就此问题开展工作。

印度尼西亚还想强调，透明、核查和不可逆转等基本原则应适用于所有核裁军措施。我们认为，目前的排他性核裁军核查机制有很大的局限性：除其他外，缺乏全球公信力，而且容易在相关的排他性各方内部产生政治不确定性。对印度尼西亚来说，重要的是，公信力应得到广泛认可，并有助于在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对称的信任。我们认为，只有通过一个可行、高效和包容的核裁军核查制度，才能实现这种公信力。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能力建设方案是必要的，特别是为了弥合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在核裁军核查能力整个周期的专门知识方面的差距，从而能够在未来一个多方商定的核裁军制度下保持核查方法的非歧视性。

对印度尼西亚来说，新的核裁军核查倡议必须确保遵守相关条约规定的现有义务，并必须牢记提高财政和人力资源效率的必要性。在这方面，它可以考虑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现有机构的参与，以防止拟议的能力建设方案带来的潜在扩散风险。在通过一个全球公认的安全、安保和保障制度来应对核扩散风险方面，原子能机构拥有 60 多年的可靠业务记录。

主席先生，核裁军议程的进展取决于许多因素，必须通过所有国家坚定的政治意愿和具体措施来推动。因此，让我们所有人重申我们支持努力使核武器成为历史的承诺和政治意愿。

**主席：**感谢尊敬的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下一位发言者，尊敬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阿琳·门多萨女士发言。

迪亚兹·门多萨女士(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们要感谢 5 月 11 日发言的各位尊敬的小组成员所作的介绍以及他们对议程项目 1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的讨论所作的贡献。我们完全赞同尊敬的伊拉克代表团代表 21 国集团所作的发言, 现在我们将以本国身份讨论与核裁军有关的各种问题。

我国非常重视裁谈会的工作, 认为它是裁军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予以维护和加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重申致力于核不扩散和裁军目标, 这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并支持将多边主义作为必须在这一领域举行的谈判的一项基本原则, 从而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控制下实现全面核裁军。

我们要强调, 在《禁止核武器条约》生效时, 国际社会就禁止核武器作出了政治承诺。我国是第七个批准该条约的国家, 因为这是第一个规定明确全面禁止这类武器并处理其试验和使用所产生的人道主义影响的法律文书。该条约有力地表达了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意愿, 他们要求在核裁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这无疑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贡献。因此, 我们向已经签署和批准这一历史性条约的国家表示敬意, 并敦促尚未签署和批准这一重要国际文书的国家迅速考虑加入这一重要的国际文书, 该文书是对裁军的宝贵贡献, 并加强了该领域的其他基本协定, 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无核武器区条约。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希望对核武器的持续存在给人类构成的威胁深表关切。核武器的破坏范围和程度是不可估量的。世界正面临新的威胁和挑战, 这些威胁和挑战加剧了扩散风险, 包括多边裁军外交陷入僵局, 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了核武器改进和现代化的步伐, 更有甚者, 拥有核武库的国家错误地采用单边强制性措施, 这对以缔约国平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新的危险。

核武器国家、无核武器国家和尚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必须承诺履行核军备控制和核裁军的基本准则, 以防止此类武器的过度扩散。我们谈到的使用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潜在灾难性后果已不再仅仅是假设, 这构成了人类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因为这将使文明的生存完全不可能。

我们对核武器国家在履行核裁军义务方面继续缺乏进展深表关切, 这导致讨论产生两极分化, 加剧了缔约国之间的分歧, 并可能损害《不扩散条约》的目标和宗旨以及不扩散制度的公信力。正因如此, 核武器国家负有最大的责任, 必须按照《不扩散条约》的精神采取措施, 减少和消除其核武库, 从而确保一个没有核威胁的更安全的世界。

主席先生, 我们要强调的是, 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相辅相成, 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委内瑞拉认识到《不扩散条约》作为核裁军和不扩散基石的重要性, 因此, 我们重申, 必须一视同仁地执行其三大基本准则, 以造福全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在下一次审议大会上在条约所有三大基本准则方面取得切实进展的原因。委内瑞拉重申, 只有真诚地努力实现核裁军, 才能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气氛。我们鼓励国际社会尽一切努力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我们呼吁核大国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以便以多边、同时和非歧视性的方式在消除此类武器方面迅速取得进展。我国的观点是，核风险就在于核武器的存在。我们强调，按照 21 国集团的要求，以严格国际控制为基础的全面、彻底和非歧视性裁军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障，是防止核武器被引爆风险的最佳保护，但这一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挑战。

**主席：**感谢尊敬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大使的发言。我现在接受上周四全体会议的一项答辩权请求。请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现在发言是要行使答辩权，回应伊朗代表上周的评论，他指责美国实质上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让我明确地告诉大家：美国正在履行其根据该条约承担的所有义务。与其错误地指责美国没有履行其义务，伊朗应该把重点放在履行自己的核不扩散义务上。

**主席：**感谢美国大使的发言。我想没有人要就议程项目 1 和程序问题发言了。现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讨论，也就是议程项目 2。我来简要介绍一下这个主题，之后我们今天的各位与会成员将更详细地介绍。

近年来，在出现新一轮战略竞争和多边论坛讨论两极化的背景下，减少核风险问题重新成为决策者、非政府组织和专家界进行国际安全辩论的焦点。

七国集团成员在 2019 年 4 月 6 日关于防扩散和裁军的声明中表示，减少战略风险的努力是对地区和国际安全的重要贡献。强调关于核理论和核态势的透明度和对话是减少战略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助于避免误解和误判。

成员国在声明中进一步承诺，将继续寻求增进和传播对减少战略风险措施的理解，包括在《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之前。该大会尚未举行。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就在去年，澳大利亚主席编写的一份文件概述了裁军谈判会议希望审议的一些问题。该文件指出，有兴趣就减少核风险进行实质性讨论，包括审查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的工作。

裁研所在其许多研究和报告中界定了不同级别的风险类型和可能采取的缓解措施。为了审议和反思蓄意和(或)意外使用核武器可能构成的重大风险，以及裁军谈判会议如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and 减轻这些风险，我们今天将听取威尔弗雷德·万先生和珍妮弗·麦克比女士的发言。

万先生是裁研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其他战略武器方案的首席研究员。他发表了关于降低核风险、制裁和裁军等主题的文章，并在核武器风险、核不扩散、核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拥有公认的专业知识。

麦克比女士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国际安全高级研究员。麦克比女士曾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裁军谈判会议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研究国际安全、不扩散和军备控制问题。

我首先要请今天的第一位小组成员，裁研所的威尔弗雷德·万先生发言。

**万先生(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感谢有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就减少核武器风险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目前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发言。我们的工作是在澳大利亚、芬兰、意大利、瑞典和瑞士的支持下进行的，并与一些国家进行了实质性接触，我们对此深表感谢。

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一些不同场合听过我就这个话题发表的演讲。在过去的几年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对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令人惊讶的。这确实反映了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兴趣和工作，以及一些由国家主导的倡议所取得的进展。我希望我今天的介绍会增加讨论的内容，并提供更多的思考。

首先，我将简要介绍一下核风险和风险来源：我们将“核武器风险”定义为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即以任何手段发生爆炸事件的风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风险作为概率和后果的函数存在，核使用被视为低概率但高后果的事件。然而，由于许多原因，很难对概率进行精确客观的量化。这些原因包括缺乏在试验之外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广泛的实证记录，关于险情、错误警报和已发生事故的信息极其有限。

概率模型也很难解释与爆炸事件相关的各种可能性，例如，包括可能升级的常规冲突的类型。而且风险来源本身也是相当动态和不断变化的。

那么，当我们谈论使用概率增加时，指导我们评估的特征、标准、参数和基准是什么？我们往往关注整个核问题和安全格局的趋势，其中有几个与此非常相关。首先是广泛的地缘政治环境，即一些拥有核武器和核盟友的国家之间关系不佳，以及一些地理背景下的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可能性，这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不同的核武器使用情况。

第二，关于核武器本身在能力和作用方面的发展。在一些人看来，涉及核武器及相关系统的现代化计划似乎增加了它们的可用性，使它们在平台和战区之间更可靠、更准确、更灵活，例如，更高精度和更低当量的有效载荷似乎被纳入了针对军事目标的战场使用计划中。核武器还继续在国家理论和安全战略中发挥核心作用，而对这些战略究竟是什么的不同解释则使情况更加恶化，这可能会导致误解和误会。

第三个趋势是更广泛的技术发展，这可能会产生不稳定的影响，增加核能力和非核能力纠缠在一起的可能性。这包括进攻性网络行动的现实，以及有关核武器系统脆弱性的未知因素。太空的活动也在增加，这可能会使核资产和军民两用资产的运作环境复杂化，而且精确制导常规武器和其他远程能力的存在也可能导致对有效载荷和目标的性质产生潜在的混淆。

这里要提到的第四个因素仅仅是“其他”，包括人为错误的可能性、我们理解的限度和运气。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能力的提高增加了核武器和相关系统的复杂性和紧密耦合性质。它们还缩短了决策时间，这可能会加剧人为错误和技术错误的可能性——我要补充的是，围绕核武器计划的持续保密可能最终会限制风险评估工作的质量。

那么，鉴于这些不同的风险来源和驱动因素，我们如何参与减少风险呢？我们当然必须承认在推进减少风险方面存在的挑战。这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与风险的动态性和主观性有关。例如，风险来源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对于一些人来说，解除戒备可能是一种明显的减少风险的措施，例如，它延长了发射时间，减少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降低战备状态可以延长升级的阶梯。

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解除戒备可能会影响威慑的可信度和战略稳定性，这可能会导致通过其他手段产生对抗性攻击和风险。当然，许多人会争辩说，威慑本身就有内在的风险，因为它依赖可信的使用威胁，以及对能力的依赖。当然，我对其中一些话题有自己的看法。但不同观点的存在可能会给集体行动带来挑战。

风险也是千变万化的，是一个移动的目标。这不仅是对风险评估的挑战，也是对制定减少风险政策的挑战。特别是，技术对核武器系统的全面影响尚未确定，包括对人工智能的依赖，以及将天基资产纳入预警系统。说到底，对风险的看法源自国家观察问题的视角、关注重点和战略文化。

我们可能会问，后者的定义是否基于相同或相似的基准或方法；答案是否定的。因此，一些国家的风险接受程度可能较高。有些国家可能会选择将风险作为武器——这是边缘政策的精髓。这还意味着，一些国家会把重点放在风险的特定方面，这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表明在哪些方面的行动可能是可行的，在哪些方面的政治意愿可能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整体的视角，以便找出我们应该关注的核风险范围作为一个起点。这些挑战并不意味着减少风险是徒劳的努力；相反，它们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风险意识和风险评估是减少风险的关键部分。

还需要承认，风险在不同的空间和背景下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因为最终，特定国家周围的核特征和直接安全环境将揭示这些国家如何定义和认识风险。在各种情况下，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

这些挑战还可以强调，重要的是要更好地理解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表面上用来威慑侵略和减少风险的理论、政策、现代化努力和活动是如何被外部理解的；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它们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并影响使用风险。例如，通过推动对抗性反应，促进行动—反应动态或技术竞赛或军备竞赛动态，它们也可能会增加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或者在某些情况下，降低核使用的门槛。

因此，围绕这些对风险的不同看法进行艰难对话，有助于确定可作为行动基础的共同关切和优先事项，包括围绕误会、误判和误解，并从根本上调整各国对风险和核武器作用的想法。它们还可以促使各国对令人关切的特定系统和技术采取行动。因此，至少在这种情况下，风险的动态性可以是积极的，因为它为潜在的联合探索和利益提供了新的领域。

那么，各国为降低核风险采取的第一个实际措施应该是什么呢？在我们最近的一份出版物中，我们谈到了各国的四大活动领域：(1) 增加战略参与度；(2) 保留、规范和发展约束政策；(3) 加强通知、信号和危机沟通渠道的使用；(4) 致力于降低核使用的风险。

我将重点讨论措施 1 和措施 4，因为我认为它们与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更为相关。措施 1 是增加战略参与度；这与认识到当前的环境对减少核武器库存或大幅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战略中的作用的努力构成明显挑战有关。这些步骤和其他加强军备控制和振兴裁军的措施需要核武器国家之间达到目前所缺乏的信任程度。

然而，战略对话和接触在短期内更可行，因为它们不涉及对能力的限制。与此同时，国家之间在多个层面上的交流，包括军方之间的交流，可以解决新出现的不确定性，或消除存在的战略不可预测性。各国可以讨论令人关切的领域，允许坦诚交流，建立常态化对话，这可能为未来的协议提供轮廓，因为这些过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例如，美苏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方面的经验就是建立在类似的概念基础上的。

与此同时，战略接触还可以找到可能存在共同点的领域，例如在避免冲突、危机管理和沟通方面。它可以让各国重新审查热线电话、关于海上事件的协议或关于防止危险军事活动的协定，并考虑如何更新这些协议。

例如，在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减少战略风险方面，我们当然已经看到了一些进展，它们在过去几年就核理论进行的交流可以成为它们之间以及与无核武器国家之间进一步透明化和分享信息的基础。此外，这一过程还可以促进对所关注的特定系统或其他问题进行共同探讨，如现代化计划。其他考虑理论和更广泛的战略威胁观念的国家组合也有价值，包括与《核不扩散条约》范围外的核武器国家合作。

关于措施 4，即明确承诺降低核使用的风险，仍然需要在减少风险方面制定共同的定义、理解和优先事项，以确保各国使用相同的语言，包括在审视非核能力和领域方面。这样做可以促进考虑令人关切的特定技术如何影响战略稳定，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手段。这可以让各国探讨行为准则或责任准则。

明确的承诺还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并在减少风险方面产生更大能力和专业知识。你可以把核裁军核查作为这些进程的一个例子。像“创造核裁军环境”和“斯德哥尔摩核裁军倡议”这样的倡议提供了重要手段，各国可以通过这些手段制定具体的减少风险的想法和建议。在这方面，我谨请各位参阅最近提交的关于该议题的工作文件。

从这些进程中产生的战略风险降低等概念，使人们能够把重点放在对误解以及冲突动态在核风险中的作用的关切上。所有这些对于制定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动态挂钩的定制措施都很有价值。归根结底，减少风险需要所有行为者(无论是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在国家、双边、区域和多边多个层面同时开展不同类型的活动(战略、业务、政治和技术活动)。

这种承诺还有助于加强核武器领域的整体问责文化，包括在国家层面，例如，各国可以重点关注如何限制核武器在安全方面的突出地位。这也与所有类型的国家相关。这还可以使各国能够从更加以风险为中心的角度来界定这个问题，考虑如何在这种环境下解释能力的持续发展，从而考虑其对风险的影响，包括在较长时期内的影响。例如，它还可以使各国重新评估网络技术和其他新技术或其他发展中技术方面的核安全和安保问题。

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一议题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在议程项目 2 的范围内。但各国也可以为其创造一个专门的空间，以确保对这一议题的高级别关注，这将提升这些减少风险的努力，例如，核安全系列峰会就是这样做的。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在本审议周期内，减少风险无疑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超越该条约，使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与进来，并使这一进程自成一体；关于这一主题的国际会议将有助于为进展提供一个基准。

**主席：**感谢万先生的发言。在我们等待与我们的第二位小组成员连线的同时，我将请各代表团就这一议题进行讨论。我们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尊敬的伊拉克代表，他代表 21 国集团。

阿勒-塔伊先生(伊拉克): 我荣幸地代表 21 国集团就核裁军问题发言。

21 国集团重申, 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 在此背景下, 本集团强调其在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最优先事项是核裁军。

本集团重申, 它对核武器的继续存在以及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危险深表关切。只要核武器存在, 其使用和扩散的风险就会存在。

本集团重申先前在裁军谈判会议所作发言中表达的立场, 并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和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以及 1946 年大会一致通过的第一项决议, 这两者呼吁从国家武库中消除核武器。

作为本集团成员的不结盟运动国家回顾 2012 年第十六届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的宣言、2016 年 9 月在委内瑞拉玛格丽塔岛举行的第十七届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宣言和《最后文件》, 以及 2018 年 4 月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十八届不结盟运动中期部长级会议的《最后文件》。

此外, 国际法院在 1996 年的咨询意见中得出结论认为, 有义务真诚地开展并完成谈判, 以促成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核裁军。为此, 本集团回顾, 它坚决支持大会关于国际法院有关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的后续行动的第 75/66 号决议。

2000 年的《千年宣言》也重申, 联合国会员国承诺力争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特别是核武器。

本集团欢迎 2014 年 1 月 28 至 29 日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加共同体)第二次首脑会议发表的正式声明, 声明宣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和平区, 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声明包括该地区所有国家承诺把促进核裁军作为优先目标, 并为全面彻底裁军作出贡献。希望这一声明之后, 世界其他地区也将发表其他和平区的政治宣言。本集团欢迎 2016 年 1 月 27 日在厄瓜多尔基多举行的拉加共同体第四次首脑会议通过的《基多政治宣言》, 其中除其他外, 重申拉加共同体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政治独立和有利于实现全面、彻底和可核查裁军的核裁军。

本集团还欢迎 2017 年 1 月 25 日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蓬塔卡纳举行的拉加共同体第五次首脑会议通过的《蓬塔卡纳政治宣言》, 其中除其他外, 各成员国重申致力于全面禁止和消除核武器。他们重申致力于巩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区地位, 并强调其作为根据《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建立的第一个无核武器区的性质。本集团欢迎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框架内, 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在墨西哥举行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五十周年庆祝活动。

本集团还欢迎 1996 年在埃及开罗签署的《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 即《佩林达巴条约》。该条约于 2009 年 7 月 15 日生效, 力求防止在非洲大陆部署核爆炸装置并禁止在非洲大陆试验核武器和向这一大陆倾倒放射性废物。为确保遵守该条约规定的义务, 成立了非洲原子能委员会。

本集团注意到核武器国家为削减核武库所采取的措施，但重申对核裁军进展缓慢以及核武器国家在实现彻底消除其核武库方面缺乏进展深表关切。本集团强调有效执行具体措施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重要性。这需要国际社会重申在核裁军方面加速取得进展的政治意愿。本集团希望所有国家抓住一切机会实现这一目标。

本集团欢迎大会 2013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核裁军问题高级别会议及其成果，并重申与落实会议后续的第 70/34 号、第 72/251 号、第 73/40 号、第 74/54 号和第 75/45 号相关决议。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在 2015 年裁军谈判会议上正确指出的那样，“核裁军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表明，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国际优先事项，应得到最高级别的重视”。本着这一精神，本集团完全支持这些决议的目标，特别是呼吁裁军谈判会议尽快决定开始核裁军谈判，尤其是谈判一项关于禁止拥有、发展、生产、获取、试验、储存、转让、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规定销毁核武器的全面核武器公约。

本集团还欢迎决定在纽约召开一次联合国核裁军问题高级别国际会议，以审查这方面取得的进展，日期待定。本集团赞赏地欢迎将 9 月 26 日定为“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以及每年为纪念和宣传这一国际日大会举行高级别全体会议，强调世界各地为纪念这一天举办活动，并呼吁各国政府、议会和民间社会每年采取进一步行动来纪念该国际日。就此，本集团回顾了载于 CD/2063、CD/2067、CD/2133、CD/2171 和 CD/2195 号文件中的关于核裁军的工作文件。

本集团重申多边裁军机制的重要性。它注意到大会授权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该报告建议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本集团希望这份报告将推动裁军谈判会议的核裁军谈判，特别是关于禁止拥有、发展、生产、获取、试验、储存、转让、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规定销毁核武器的全面核武器公约。

本集团注意到《禁止核武器条约》已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生效，并注意到截至 2021 年 1 月 22 日，已有 86 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52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该条约。在这方面，21 国集团中的条约缔约国充分致力于执行该条约并促进普遍加入，以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

本集团最为关切的是，任何核武器引爆都会不加区别地立即造成大规模死亡和破坏，给人类健康、环境及其他重要经济资源造成长期的灾难性后果，从而危及当代和后世的生命。对此，本集团认为，为实现核裁军的所有办法、努力和国际承诺均必须以对核武器灾难性后果的充分认识为基础，并以所有国家参与的包容性进程为基础。

本集团赞同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的观点，认为人们日益认识到核武器的任何使用会造成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在这方面，本集团欢迎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5 日在奥斯陆、2014 年 2 月 13 日至 14 日在墨西哥和 2014 年 12 月 8 日至 9 日在维也纳就这一主题举行的会议。

21 国集团中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欢迎“关于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会议”的结论中的精神，也欢迎许多国家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和之后作出保证和发表国家声明，其目的是通过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有效措施，特别是在具体时限内达成关于核武器的全面公约，来确保核裁军取得进展。

21 国集团中的缔约国呼吁该条约的所有核武器缔约国履行其彻底消除其核武库的明确承诺，从而实现所有缔约国在第六条中承诺做到的核裁军。鉴于核武器爆炸带来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以及不可接受的风险和威胁，21 国集团中的缔约国将努力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禁止和消除核武器。在这方面，本集团注意到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各项相关决议。

本集团强调其对核裁军的坚定承诺，特别指出亟须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尽快就这一问题开始谈判。在此背景下，本集团重申，它完全愿意开始谈判一项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分阶段方案，包括谈判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以及销毁核武器的公约，从而在规定的框架内实现全球范围内非歧视性和可核查的消除。

在这方面，本集团强调，透明、核查和不可逆转的基本原则应适用于所有核裁军措施。本集团重申，核裁军和核不扩散在实质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

21 国集团强调，核裁军和核不扩散在各方面取得进展对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本集团重申，实现核裁军的努力、全球和区域办法以及建立信任措施是相辅相成的，应尽可能同时进行，以促进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本集团重申，彻底消除核武器是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绝对保障。在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之前，本集团重申，作为一个高度优先事项，迫切需要缔结一项得到普遍加入、不附带任何条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以有效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本集团表示关切的是，尽管核武器国家作出了承诺，无核武器国家也长期要求获得此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但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际进展。更令人关切的是，某些核武器国家违反其根据《联合国宪章》应尽的义务，以暗示方式或公然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发出核威胁。本集团还呼吁开始谈判，以便根据大会 75/75 号决议，就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本集团对核武器国家和一些国家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进行辩护的战略防御理论表示关切。因此，确实迫切需要消除核武器在战略理论和安全政策中的作用，以尽量减少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风险，并促进消除核武器的进程。在这方面，本集团重申，它坚决支持联合国大会 2020 年 12 月 14 日关于减少核危险的第 75/57 号决议和 2018 年 12 月 13 日关于降低核武器系统的战备状态的第 73/60 号决议的目标。

21 国集团强调，实现普遍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普遍加入该条约，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有助于推进核裁军进程。本集团重申，若要充分实现该条约的目标，所有签署国，尤其是核武器国家，必须持续致力于核裁军，这一点至关重要。

本集团重申多边外交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绝对有效性，并表示决心促进多边主义，将其作为这些领域谈判的核心原则。在这方面，本集团坚决支持大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关于促进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多边主义的第 75/47 号决议的目标。

21 国集团中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深表失望和关切的是，有三个缔约国，其中两个国家作为条约保存国和该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中东问题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对条约负有特殊责任，阻挠就第九次审议大会成果文件草案，包括就中东问题决议中所载的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进程达成共识。这可能会破坏为加强整个条约体制所做的努力。21 国集团中的《不扩散条约》缔约国重申，1995 年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仍然是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基础，在充分执行之前始终是有有效的。21 国集团中的《不扩散条约》缔约国还对 1995 年决议未得到执行深表关切，并根据该决议第 6 段，“呼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有缔约国，尤其是核武器国家，通力合作，尽最大努力确保区域内的缔约国早日建立一个中东无核武器和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并重申，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加拖延地全面执行该决议。

21 国集团中的条约缔约国表示极为关切的是，考虑到无限期延长《条约》与执行 1995 年关于中东的决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95 年决议迟迟得不到执行，有违有关审议大会的决定，这削弱了《条约》的公信力，破坏了《条约》三大支柱之间的微妙平衡。在此背景下，作为《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 21 国集团各国重申，以色列迫切需要不再拖延地加入该条约，并将其所有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之下。虽然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可能会破坏《条约》制度，但属于《条约》缔约国的本集团成员强调，1995 年、2000 年和 2010 年各方作出的所有相关承诺，特别是努力实现核裁军的明确承诺，仍然有效，并呼吁不再拖延地充分履行这些承诺。

本集团还希望重申，每个国家都有不受歧视地为和平目的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本集团重申愿意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做出建设性贡献，为此希望回顾 21 国集团为此目的提交的下列文件的内容：CD/36/Rev.1、CD/116、CD/341、CD/819、CD/1388、CD/1462、CD/1570、CD/1571、CD/1923、CD/1938、CD/1959、CD/1999、CD/2044、CD/2063、CD/2099、CD/2135、CD/2168 和 CD/2192。

本集团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至 23 日根据 2014 年届会活动时间表(载于 CD/1978 号文件)、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和 18 日根据 2015 年届会活动时间表(载于 CD/2021 号文件)、以及 2017 年 8 月 8 日至 10 日在根据 CD/2090 号文件所载决定设立的未来之路工作组领导下，就核裁军问题举行了实质性和互动式的非正式讨论。

鉴于本集团对核裁军和无核武器世界的坚定承诺，它重申以下具体措施：(a) 重申核武器国家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明确承诺；(b) 消除核武器在安全理论中的作用；(c) 核武器国家采取措施减少核危险，如解除核武器的警戒状态和降低核武器系统的战备状态；(d) 谈判一项普遍、无条件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e) 裁军谈判会议在具体时限内，谈判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及销毁核武器的核武器公约，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以非歧视性和可核查的方式消除核武器。

最后，21国集团满意地着重提及世界各地为庆祝9月26日“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举行的活动，该国际日专为推进这一目标而设立，推进的手段包括提高公众对核武器给人类造成的威胁以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的认识和教育，以动员全世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在这方面，它呼吁各成员国每年以尽可能高的级别参加为期一天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纪念和宣传这一国际日，并邀请会员国、联合国系统、民间社会、学术界、议员、大众媒体和个人每年采取更多措施来纪念这一国际日。

**主席：**感谢伊拉克代表的发言，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小组成员。下面请我们的第二位小组成员，来自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珍妮弗·麦克比女士发言。

**麦克比女士(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先生，我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发言，我曾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担任《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和科学专家组的工作，所以我很高兴能回到裁军谈判会议。

我想就你们关于核裁军核查问题的讨论简单说几句。我知道，其中一位发言者挪威裁军事务特使兼政府专家组候任主席奥斯蒙森先生向你介绍了专家组的情况。

我相信他之前提到过设立一个科学专家组的可能性，我必须说，裁军谈判会议以前的科学专家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们不妨加以研究。它很好地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如何通过合作为最终的条约做好准备。他们是在冷战期间这样做的，在万国宫举行了大约20年的会议，在那段时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就像现在一样，进行任何条约谈判的政治条件都不成熟。他们提交了科学论文，并对一个全球监测系统进行了三次复杂的技术测试，该系统成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国际监测系统的支柱。如果有人对该小组工作的进一步信息感兴趣，请随时与我联系。

现在我要谈一谈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最近发生在美国的网络攻击迫使一条主要输油管道关闭，暴露了该国电网的脆弱性，这可能会对美国的能源系统构成一名参议员所说的生存威胁。公众更多考虑的是这次事件所带来的不便，因为他们找不到有燃料的加油站。他们没有考虑到这类网络攻击的风险和核武器系统真正的生存威胁——也许核政策界也没有太多考虑这一点。

每支核队伍都由武器、预警雷达、发射设施和能够启动核交锋的高级官员组成，连接它们的是一个扩展的通信和数据处理系统网络，这些网络都依赖于网络空间。

对核指挥、控制和通信(NC3)系统的网络攻击威胁引发了最大的担忧。由于这些系统使用了许多不同来源和年代的设备 and 操作系统，包括大量随时间更新的软件更新和补丁，因此它们呈现出多个攻击途径。在生产、运输或安装过程中，恶意行为者可能会对电子元器件进行恶意修改，整个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电网，而电网本身很容易受到网络攻击，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它不在国防官员的控制范围之内，直接影响到核系统。任何在网络空间中如此依赖计算机的实体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不受攻击。

网络技术，宽泛地说，包括计算机网络和数字系统。可能影响核武器发射决策过程的攻击方法包括泄露、操纵或窃取数据、干扰通信信道和欺骗。这些会影响到指挥和控制中心之间的通信，影响从指挥站到导弹平台和导弹的通信。它们可能会干扰遥测数据、情报、分析中心、实验室、位置和导航系统等。

对数据的黑客攻击可能会泄露有关设施布局、设计和操作指令、人员和其他方面的敏感信息。它可能会摧毁控制系统和潜艇或其他平台，这种损坏可能要到发射时才能发现，并干扰其运作。

在核武器管理的各个方面，从预警到数据的保护和分析，直至武器的授权和发射，对计算机、代码和软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为核系统可能受到危害提供了可能的途径。黑客可以使武器和系统瘫痪，间接伪造信息流或通信，以阻止命令到达武器，或访问和利用有关武器系统和操作程序的高度敏感信息。而且，内部人员总是有可能无意或故意地将恶意软件引入关键系统。

核威胁倡议组织(NTI)的一项研究指出，网络攻击可能导致错误的攻击警告，中断关键通信或信息获取，危及核规划或运载系统，甚至会让对手控制核武器。这听起来不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网络攻击的速度、隐蔽性和不可预测性，以及对任何特定网络攻击进行归因的难度，使得预测和防御网络威胁变得越来越困难。

对核武器及其相关系统(包括核规划系统、预警系统、通信系统和运载系统)的网络威胁增加了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增加了错误警告导致的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并可能破坏对影响战略稳定的核威慑的信心。

正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指出的那样，这些风险令人怀疑核武器系统在危机时期在以下方面的可靠性和完整性：其发射武器、防止意外发射、维持对所有军事系统的指挥和控制、传输信息和其他通信以及确保此类系统的维护和可靠性的能力。

你可以找到许多网络攻击事件的例子。一些专家推测，如果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开始相信其关键系统正在经历恶意行为或被恶意软件侵扰，其领导人可能在危机中不信任自己的预警系统提供的信息，因此可能误解敌人攻击的性质。

由于担心失去指挥控制和通信，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反应过度，并因为担心自己遭到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可能发射核武器。在事件的迅速升级中，他们可能认为他们应该使用核武器，否则就会失去核武器。这看起来有点极端，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对手还可以利用网络攻击来扰乱预警系统，以掩盖即将到来的核攻击。1980年，由于Norac电脑芯片的故障，出现了一个核攻击来袭的错误警告。对手还可以使用网络技术来中断政治决策者与军方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和通信系统。这可能会阻碍获得做出知情决定时需要的信息流动，例如决定如何应对核攻击、如何执行应对措施或如何传递发射命令。

此外，第三方，如恐怖组织或代理国，可能试图使预警系统产生导弹发射的错误读数，并煽动全球核危机。此外，阻断信息或其他电子战措施可能会干扰卫星，而卫星是核通信和预警系统的关键。

为间谍、秘密行动和攻击进行网络行动的能力具有吸引力，其原因有很多。网络行动通常是有效的，相对便宜，不会致命，也不明显非法。与使用人类间谍和动能武器相比，网络行动的挑衅性通常较低。

此外，由于目标国家的公众可能不知道袭击事件，领导人不会面临作出回应的公众压力。基本观点是，我们应该担心由于误判或由于第三方行为者的干涉而使用核武器。

所以，网络安全当然是与外空安全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卫星之间流动的信息。国家和非国家黑客的数量越来越多，获取计算机技术的成本低廉，这些增加了这些互动被破坏的风险，使网络空间和天基基础设施容易受到攻击。

在过去的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私人行为者在新的应用中获得并使用了反空间能力，如今这对关键的空间资产构成了更大的生存威胁。例如，如果你想一想我们高度依赖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如果来自卫星的下行链路被欺骗，虚假数据可能被注入目标的通信系统，并欺骗接收器，即 GPS，计算出错误的位置。

虽然在太空中没有发生过物理攻击，但已经发生了网络和电子事件。威胁可能包括电磁脉冲、干扰或欺骗等电子威胁，以破坏数据的传输和接收，或者传输虚假数据。航天器可能容易受到指令入侵，给出不良指令来破坏或操纵基本控制，还会遭遇有效载荷控制和拒绝服务；恶意软件可能被用来感染地面系统，如卫星控制中心，它们与航天器之间的链接可能被欺骗，将来自不可信来源的通信伪装成可信来源，或者可能由于恶意行为造成通信中断或延迟。

随着更多的通信卫星能力通过太空上线，行为者群体可能会扩大到包括资源充足的非国家行为者，比如寻求经济利益的犯罪集团。这些攻击很难追踪，因此很难归因。这些网络漏洞不仅对天基资产本身，而且对陆基关键基础设施都构成了严重风险。

这些威胁可能会干扰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安全。这构成了一种风险，除非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在太空运营的供应链中的私营公司，都实施网络安全最佳做法。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网络空间和太空中存在着一场军备竞赛，每个核大国都将努力提高其对未来网络攻击的防御能力。

误判或未经授权的发射可能导致网络风险的后果，这可能成为灾难性的核风险，因此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国际社会应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各国应该努力就整合这一灾难性风险的方法达成一致，也许就在裁军谈判会议上。

核威胁倡议组织的研究建议建立规范，以限制对核武器系统使用网络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承诺不攻击支持该国核威慑的 NC3 系统。由于这很难核实，它还建议，各国可以同意将其常规系统和核系统分开，并明确表示，对其核系统的任何攻击都将导致严重后果。

还可以举行双边和多边对话，以考虑采取单边或互惠行动，以降低网络攻击可能导致的核武器使用风险。可以开展国际合作来改善预警系统，包括通过军方和军方的合作，来进一步减少网络引起的虚假警报的可能性。

一些专家认为，各国应共同努力，制定增加决策时间的方案，以便对预警系统遭受的网络威胁做出判断。美国和俄罗斯的弹道导弹配备了部署在戒备状态的核弹头，可以在几分钟内发射并击中目标。当然，核弹道导弹在到达目标之前是不能召回的。领导人在发出攻击警告和在其领土上实际引爆核弹之间可能只有

几分钟的时间，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保持一种预警时发射/遭进攻时发射的战略。随着高超声速导弹的使用，这种情况将会加剧。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容易受到网络攻击，会面临由于误判或未经授权使用而导致的任何核发射的潜在后果，这将产生全球性后果。

因此，尽管所有国家没有就攻击性和防御性网络武器的定义达成一致，但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来制定规范，以限制破坏稳定的网络技术使用，这一点应该得到考虑。2011年，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国际安全背景下的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问题政府专家组，以评估网络空间的危险，并考虑措施来解决这些危险。专家组在2013年报告说，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适用于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

随后，就同一专题开展工作的一个新政府专家组成立，并于2015年7月提交了更全面的报告，提出了一套规范该领域行为的准则。它说，一国不应支持违反其国际法义务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活动，故意破坏另一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该专家组呼吁通过自愿的非约束性规范，自此，联合国重申了2015年报告中规定的原则。

2017年，微软总裁呼吁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内瓦公约》，制定一项数字日内瓦公约，以保护平民免受网络攻击的负面后果。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了巴黎网络空间信任与安全呼吁。同样在2018年，联大设立了关于该主题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这可能看起来很难，但网络技术中的核风险减少是裁军谈判会议可以作为国际努力来解决的问题，以尽量减少给战略稳定造成风险。减少网络风险也将减少核风险。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开始讨论网络、核和空间关系的性质和影响，并考虑采取一些建立信任的措施。这样的对话有助于为更具体措施提供基础，例如各国之间达成协议，不以网络技术相互攻击对方的核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这可能会为未来在网络、核甚至太空领域达成更广泛的双边或多边军备控制协议做准备，也可能为审查核政策面临的新技术挑战这一领域的谈判做准备。

考虑到目前政治领域的关系，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它肯定胜过其他选择，因为围绕网络—核关系的挑战正在迅速推进。

我不准备讨论裁军谈判会议提出的各种倡议、关于行为守则的提案、大会决议或政府专家组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因为这些你们都很清楚。外层空间活动中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政府专家组难以提出最后报告，裁军谈判会议难以讨论这一问题，甚至难以讨论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或行为守则。但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禁止有害干扰，尽管它没有明确禁止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外的某些系统。

地球的安全取决于太空的安全。一些专家建议使用量子加密来确保通信，以降低这些系统的脆弱性。空间是全球共同的问题，善治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建立与传统和非传统盟友的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包括各国和国际空间供应链的利益相关者，以创建可持续的规范和框架，这对于长期减少风险至关重要。

**主席：**感谢麦克比女士的发言，我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小组成员与我们分享了他们富有洞察力的深入分析，阐明了增加21世纪使用核武器危险的新风险因素和正在出现的风险因素。他们还概述了旨在降低此类风险的可能方法。

现在我要回到我们的发言者名单，继续讨论这一重要议题。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迪瓦卡·普拉卡什先生。

**普拉卡什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澳大利亚欢迎转向讨论实质性问题，尤其欢迎有机会根据议程项目 1 和项目 2 就核裁军核查和减少风险进行这些对话。

由于我们上周没有就前一个议题发言，我们想简单说一下，澳大利亚认为有效核查是推动核裁军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非常欢迎 2019 年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核裁军核查问题政府专家组的报告，我们很高兴我们有一位专家参与新一届政府专家组的工作。我们期待着它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

关于今天讨论的议题——减少核风险，我们要感谢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的威尔弗雷德·万所作的信息丰富的发言，他的发言为本次对话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背景，包括强调了核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以及各国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来降低这种风险。我们还愿借此机会更广泛地赞赏裁研所在这一专题上所做的宝贵工作。人们对减少核风险的实际行动越来越感兴趣，裁研所正在进行研究，以确定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共同感兴趣的潜在领域，这一宝贵贡献是澳大利亚一直自豪地予以支持的。我们也非常感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麦克比女士所作的介绍，其中包括对减少风险的网络和外层空间方面非常有趣的关注。

去年 11 月，澳大利亚很高兴地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区域论坛与菲律宾共同主持了一次关于减少虚拟核风险的研讨会。我们渴望利用我们的经验，在即将召开的《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之前，帮助围绕减少核风险建立更好的理解，并将其定位为一个趋同的问题。

主席先生，虽然关于减少核风险的许多讨论都是在《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背景下进行的，但 2018 年裁军谈判会议也在附属机构 2 的背景下就这一主题进行了有益的对话。我们谨回顾，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在 2018 年一致认为，欢迎就减少核风险开展进一步讨论。

澳大利亚认为，减少核风险的讨论应是 2021 年的优先事项，我们应集中力量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少核武器带来的风险。

正如万先生在今天的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各团体正在采取各种措施，致力于减少风险，并从不同的角度处理这一问题。一些人认为，鉴于所涉及的敏感性，减少风险可能最好以双边方式或在小团体内处理。与此同时，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对如何管理风险以及如何帮助缓解紧张局势也有兴趣。

对一些人来说，减少风险的唯一途径就是消除核武器——他们可能会认为，关注减少风险可能会分散人们对核裁军的注意力。还有一些人认为，减少风险倡议能够通过更好地理解透明度原则和建立信任，以帮助改善核裁军的环境。

澳大利亚认为，成员国应考虑裁谈会在减少核风险方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它可以如何对减少风险倡议作出贡献，这将是有益的。

主席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些实际措施，帮助建立信任，让各国团结起来，为今后的进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我们认为，无核武器国家可以在相互之间以及与核武器国家建立信任、促进对话和开展合作倡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我们敦促核武器国家自己带头展示核裁军的具体成果。目前的重点可以有效地放在战略稳定、缓和局势和减少风险上，为未来削减核武器储备奠定基础。

我们认为，减少使用核武器风险的措施可以有助于建立信任和稳定，同时缓解紧张局势。

**主席：**感谢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现在请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联合王国大使艾丹·利德尔先生发言。

**利德尔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联合王国高度重视这一议题。不过，在讨论手头的问题之前，我想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说几句话——不过，正如麦克比女士指出的那样，这两个问题确实是相关的。联合王国高兴地看到，根据大会第 75/36 号决议，有这么多关于通过规范、规则和原则来减少空间威胁的文件已向秘书长提交。我们认为，现在国际上对解决空间系统威胁的必要性已经有了广泛的共识。通过寻求就哪些可能构成各国负责任的空间行为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我们可以减少误解、误判和升级导致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或导致冲突的机会。

在我国提交的材料中，我们列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负责任的行为可以如何减少空间系统风险。第一个例子是，反卫星导弹试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但只要反卫星攻击导致产生不会迅速腐烂的碎片，那肯定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是非常鲁莽的。如果一个国家进行这样的试验，联合王国将以最强烈的措辞予以谴责。

我们期待在本届会议今后的全体会议上有机会更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

主席先生，现在转到今天专题讨论的议题，防止核战争是本会议的核心议程项目。《核不扩散条约》序言部分第一段强调，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核战争的危险”。这显然是一件对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我们欢迎今天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就此议题进行讨论。

近年来，这个被表述为减少“核”或“战略”风险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联合王国更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因为它更明确地把重点放在防止核战争上。正如我们最近在《安全、国防、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审查》中指出的那样，“联合王国将继续在国际上努力减少核冲突的风险，加强相互信任和安全。我们将倡导减少战略风险，并寻求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以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建立对话，以增进理解，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因此，减少战略风险的核心是减少双方都没有打算、预期或刻意准备的核冲突的风险。这可能是由于误解了对手的意图、能力或行动，或者由于未能预见模糊行动、军事演习或在危机最严重时期积累的不可逆转的威胁的后果。它还认识到，需要降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的常规冲突可能升级到考虑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减少战略风险不能替代裁军，但它本身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活动，可以帮助创造实现未来裁军的环境。

我们认为，减少战略风险有三个要素：第一，在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和信心；第二，增进相互了解。第三，开发和有效的危机管理和预防工具。所有这些都是以确保核武器安全和保障的措施为基础的，这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一项关键责任。

可以通过单边、双边和多边措施促进战略风险的减少。所有国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联合王国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来支持减少风险，包括：解除联合王国核威慑力量的警戒和目标，这有助于延长决策的时间线，降低无意中升级的风险；

与其他国家一起参与正式的减少风险和预防事件机制，如热线电话、军方对军方渠道和弹道导弹发射通知协议；国防核企业内部强有力的安全和安保安排，包括独立的安全和安保监管机构；以及对我们的核政策透明度的承诺，包括解释在审查过程中如何以及为何做出决定。

2009年，联合王国还率先建立了核武器国家正在推行的进程，即所谓的“五核国进程”。事实证明，该进程是一个宝贵的论坛，可以增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指定的五个“核武器国家”之间在核问题上的相互理解，这对减少战略风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过去三年中，该进程致力于进一步采取切实的减少风险措施，包括核相关术语词汇表的第二阶段，以及就每个国家各自的核理论进行交流。这些倡议直接表明，需要确保核武器国家清楚地了解彼此的理论和能力背后的意图，包括故意模棱两可的领域，以避免误解和误判。它们是对各国之间有关双边战略稳定的详细讨论的补充，但不能取而代之，这些讨论对防止核战争也至关重要。

最后，主席先生，联合王国欢迎各国(无论其是否拥有核武器)以及民间社会为促进这项重要工作所作的任何努力。“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和“斯德哥尔摩倡议”等团体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期待着在本次会议上以及在《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第十次审议大会召开之前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主席：**谢谢利德尔大使的发言，现在请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美利坚合众国大使罗伯特·伍德先生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减少风险是推进裁军努力的重要和必要部分。正如其他人所说，裁军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这是一个必须在我们所处的极具挑战性的安全环境中向前推进的进程。

因此，美国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待减少风险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有可信的机制来与其他核武器国家分享信息和沟通，并管理潜在的危机。第二，我们必须在这些减少风险机制的基础上，努力改善安全环境。

美国不断努力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测性，通过战略对话、减少风险的沟通渠道以及分享与核武器安全和保障有关的最佳做法，避免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拥核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误判。我们目前的安全挑战突出表明，需要减少意外和误判使用核武器或可能导致使用核武器的活动的风险。

美国和俄罗斯的经验不应该是唯一被研究的减少风险的模板，但它是最稳健的一个。美国与俄罗斯有工作热线、有消除冲突的工作组、有关于核态势和战略安全的专家级讨论，还有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其形式是关于导弹发射和其他潜在危险活动(包括海上事件)的协议。总体而言，这些协议和安排有助于使核冲突成为一个更遥远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美国已经与俄罗斯合作，将《新裁武条约》再延长五年。我们认为，进一步减少核风险的最紧迫的下一个优先事项是重振与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双边对话。因此，我们高兴地看到，拜登总统和普京总统同意开始关于战略稳定的对话。

我们希望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武库急剧增加，但不幸的是，该国继续拒绝与美国就减少核风险进行双边讨论。就我们而言，我们一直寻求并将继续寻求就核理论、拟议的导弹发射通知协议和更强有力的危机沟通渠道进行深入的双边交流。迄今为止，北京还不愿意像我们与俄罗斯那样进行有意义的接触或建立专家讨论。我们真诚地希望这种情况会改变。

诸如“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和核武器国家正在推行的被称为“五常进程”的多边对话虽然重要，但不能取代强有力的、持续的双边渠道，这些双边渠道使专题专家之间能够就具体的爆发点、姿态和政策进行更坦率、更敏感的交流。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双边讨论可以促进制定具体措施，以减少核武器国家之间的误解和误判风险。它们还可能为正式的军备控制条约和核裁军的进展奠定基础。

谈到更广泛的安全环境，全面审查国际安全为何以及如何受到侵蚀将需要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时间——全面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如此。然而，我要强调美国为推动裁军议程上的裁军作出必要改变而开展的一项真正努力。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参与了这项名为“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新倡议，并可以证明它如何促进了真正的对话，而这种对话在裁军谈判会议等更正式的场合已经变得非常罕见。美国继续全力支持该倡议及其为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确定建设性和可操作建议所作的努力。我们理解，它没有凌驾于其他论坛之上的权威，但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提出新想法的手段，这些想法最终可能会在这些论坛上被提出来。

该倡议审查了安全环境中影响进一步削减和裁军进展的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方面。这三个分组由不同国家主持，每个分组都得到非政府专家协调员的支持。

分组一着眼于减少各国保留、获取或增加核武器持有量的诱因，增加减少和消除核武器的诱因。它由荷兰和摩洛哥共同主持。

分组二审议了加强不扩散努力、对核裁军建立信任和进一步推进核裁军的机制。会议由韩国和美国共同主持。

第三分组讨论减少核武器相关风险的临时措施。它由芬兰和德国共同主持。

每个分组在处理其工作方案规定的任务方面都在稳步取得进展。虽然联合主席仍在制定可交付成果的确切形式，但我们相信，他们将根据 2020 年 11 月全体会议讨论的名义时间表，在 2022 年底完成每个小组的建议，并在 2023 年初公布这些结论。

主席先生，有些人认为，减少风险的努力不能替代核裁军，但这种观点割裂了减少风险的措施与裁军方面的进展。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再说一遍开始发言时说的话，减少风险是推进裁军努力的一个基本和必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珍视的一种帮助防止核战争潜在破坏的手段。美国将继续伸出援手，确保我们为防止此类危机尽自己的一份力；我们感谢合作伙伴对我们努力的支持，并欢迎来自其他核武器国家为此目的的参与。

我想说最后一点。与我们的英国同事一样，美国坚决支持制定透明度和信任措施以及外层空间的规范和最佳做法，并认为大会关于通过负责任行为的规范、规则和原则来减少空间威胁的第 75/36 号决议为这一努力提供了积极动力。

我们也赞同我的联合王国同事对破坏性反卫星试验造成的严重危险表示的关切，这种试验会产生长期存在的碎片，我们在本国提交的材料中讨论了这一威胁。这种行动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可能会影响外层空间环境，并对各国和平利用空间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就我们而言，美国将继续与盟国和伙伴在太空中合作，为所有国家加强外层空间的安全、保障和可持续性。

**主席：**感谢伍德大使的发言，现在请瑞士的鲍曼大使发言。

**鲍曼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减少核风险问题是议程项目 2 下的一个重要议题。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您邀请我们今天讨论这一议题。瑞士几年来一直在这一领域积极开展工作，包括作为联合国秘书长裁军议程的一部分。我们与我们的伙伴智利、马来西亚、尼日利亚、新西兰和瑞典一道，向大会提交了许多关于解除核武器待命状态的决议，这些决议要求采取切实和具体的步骤，降低核武器系统的战备状态。我们还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其他专家合作，他们制定了关于减少核风险的具体建议。一个有希望的途径是努力开发可靠、坚实和值得信赖的危机沟通技术，一种多边热线系统，可以在危机期间用于沟通，以避免核升级。

此外——这也将是我今天发言的重点——瑞士一直努力在斯德哥尔摩核裁军倡议的框架内推进减少核风险的议题，为第十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做准备。在《柏林宣言》及其“22 块阶石”文件的基础上，瑞士起草了一份工作文件，作为该倡议的一部分。这份工作文件是上周代表斯德哥尔摩倡议参与者和一些国家正式提交的。起草过程表明，斯德哥尔摩倡议参与者一致认为，减少风险既是当前局势中的迫切需要，也是审查会议上有希望达成一致的议题。

该文件的出发点是，近年来，国际上对核风险的关注已经凸显出来，各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将其作为优先事项加以解决。正如万先生和麦克比女士在会议开始时的发言中指出的那样，文件强调，由于地缘政治局势、与核武器本身有关的发展(包括核武器的能力及其在理论上的作用)以及可能破坏稳定的技术发展等一系列因素，核风险有所增加。文件还重申，减少核风险是更广泛的裁军努力的一部分，使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更加接近。

这一点具体而直接地适用于《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执行。例如，在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通过的行动计划的行动 5 下，核武器国家承诺加快实现核裁军的若干步骤的具体进展，其中包括与减少核风险和削减核武器有关的措施。因此，它为在减少核风险方面取得进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迈向更安全世界的每一步和减少核风险的每一项措施也可以为进行更大幅度的削减开辟空间。

这又让我回到工作文件，其中列出了处理核风险的广泛的潜在方法，并提供了一揽子措施来解决该问题的多边性质。该文件还确立了一项原则，即虽然核武器国家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无核武器国家可以而且必须参与这些努力。

该文件有五个部分阐述了要采取的实际步骤。首先，我们提议在《不扩散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中加入一项集体声明的措辞，对任何新使用这些武器将造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深表关切，并指出，永远不再使用核武器符合人类利益。

第二，我们呼吁核武器国家重新作出承诺，扩大有关风险的对话。我们建议，第十次审议大会应使五个核武器国家之间开展更加具体、更有条理和更注重成果的合作。我们敦促核武器国家扩大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将减少核风险作为其会议的常设议程项目，并设立具体的相关工作组。

第三，我们还建议所有缔约国采取支持措施，强调减少核风险是一项共同的责任，需要采取包容性的做法。

第四，我们鼓励开展更多研究，以寻找新的伙伴关系和创新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在学术界和各智库同仁已经完成的出色工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第五，我们主张在《不扩散条约》的框架内推进减少核风险的进程。减少核风险应成为一个常设议程项目，这将使我们能够有条理地进行注重结果的讨论，然后在 2025 年评估已经取得的成就，并就仍然需要做的事情作出知情决定。

该文件还包括将减少核风险的目标扩展到《不扩散条约》和第十次审议大会之外的建议。它提到了一个可能的联合国进程。目前，这只是一个想法，但它可以强调审议大会处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详细讨论这些议题是有益的，特别是考虑到裁谈会包括该领域的一些非《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重要角色。当然，这将取决于裁谈会是否有能力在一个特别进程或机构的框架内恢复深入的实质性工作。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只想说，我希望这份工作文件能得到广泛支持。它已经有 20 个共同提案国，仍然还可以联署。我们打算利用这份文件作为与核武器国家、其他国家和《不扩散条约》其他集团讨论的基础。我们希望这将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加强围绕这一主题的动力，并使用具体的语言。

**主席：**感谢瑞士大使。现在请尊敬的西班牙代表胡安·曼格拉诺·阿博因先生发言。

**曼格拉诺·阿博因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两位小组成员的精彩发言。主席先生，几十年来，防止核战争一直是裁军谈判会议讨论的话题。然而，在这一领域进展甚微。事实上，我们甚至无法就如何处理这一议程项目或将防止核战争的哪些方面纳入我们的讨论达成共识。

谈到防止核战争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要重点谈两项内容，这两项内容对西班牙非常重要，或多或少都出现在主席最初提出的计划中。我指的是减少核风险问题和禁止生产裂变材料问题，前者在今天得到了一些关注，后者今天虽然讨论得很少，但西班牙认为这是裁谈会议程项目 2 讨论的一个基本要素。

因此，我首先要强调，我国代表团将减少核风险视为一种工具——一种迈向裁军、建立信任和确保更高安全性的工具。它不能替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要求的有效削减核武库，而是对它的补充和加强，因此很重要。我们这里指的是所有那些降低核武器冲突或事故可能性的措施。我们可以研究和讨论这些措施的

分类、归类或定义，但西班牙认为，正如万先生刚才在发言中所表明的那样，关于这一点的工作已经完成，而且完成得非常严谨和巧妙，因为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编制的措施目录非常广泛、详细和全面。然而，它可能永远不会是面面俱到或不可改变的，因为总是需要找出新的弱点。

然而，主席先生，真正关键和紧迫的是落实措施并使之有效。核武器国家必须承担责任，履行义务，落实所列举的措施，使之尽快成为现实。没有什么场合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十次审议大会更适合要求核武器国家履行它们在批准《条约》时所作的承诺，并采取具体步骤有效减少风险，从而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这些步骤是对其核裁军义务的补充，但正如我前面指出的那样，并不能取代其义务。

西班牙作为“斯德哥尔摩核裁军倡议”的一部分，具体促进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对话，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并管理核风险，包括采取预防危机措施、增加危机期间的决策时间以及采取其他尽量减少脆弱性的措施，特别是在破坏性技术和网络威胁方面。上述内容符合瑞士最近向第十次审议大会提交的工作文件，我们同前面的瑞士大使一样，呼吁其他国家成为提案国，西班牙已经这样做了。因此，我们赞成建立核风险信息专线，把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下线，并暂停裂变材料生产和核试验。

主席先生，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在讨论防止核战争时，西班牙想谈谈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问题，具体而言，裁谈会需要尽快谈判一项禁止生产裂变材料的条约。为了防止核战争，迫切需要这样的谈判。此外，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我们有一项谈判授权，即仍然有效的“香农授权”，尽管我国代表团感觉到，遗憾的是，一些国家不想开始谈判，或者更糟糕的是，想在谈判开始前对谈判附加条件。因此，西班牙鼓励裁军谈判会议尽快开始关于禁止生产裂变材料的谈判，而不对这一进程进行预判或设置前提条件。西班牙呼吁制定一项普遍的、可有效核查的、包容各方的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并尽可能实施最广泛和最有力度的禁令，这也将补充并符合《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为和平目的从事研究、开发、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西班牙希望看到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要求监测和消除现有材料，并禁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因为如果我们只禁止未来的生产，我们解决的将是不扩散问题，而不是裁军问题。我们知道，对这样的条约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赞成就它们进行讨论。西班牙准备尽快进行谈判，并在必要时立即开始谈判。但是，我们不要寻求在谈判之前对定义、范围、机构、核查制度或其他要素加以限制，或确定它们应该是怎样的。

主席先生，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再次提到“斯德哥尔摩核裁军倡议”，该倡议汇集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它们完全支持启动谈判，并呼吁生产裂变材料的国家宣布暂停生产。

**主席：**感谢尊敬的西班牙代表。我们今天上午的全体会议即将结束。名单上还有几位发言者，今天上午我们似乎无法结束讨论。因此，我打算休会，并在下午的全体会议上让剩下的发言者发言。

现在休会。

中午 12 时散会。